

冲積期化石



冲 積 期 化 石

No. 0330

資平小說集第二集

實價一元二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張資平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九江
北平 重慶 鄭州 成都
廣州 廈門 福州 汕頭
漢口 香港 洛陽 雲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3, 25, 初版

1—2000冊

以詩代序

真強者，不飲弱者之血。

真智者，不哂愚者之言。

五官常占有空間最高之位置，
肢體的半數可以支持重大的胴體，
這是造物特賜之恩惠！

也是萬物之靈底特徵！

要不辜負這特賜之恩惠，

如何利用這種特徵，

未成化石之先，應當思念及底！

著者

爸爸！

我不是受孔子底“孝悌”底束縛，也不是受摩西十誡中第五條底支配，不自然的思念你。我思念你，全基於你對我底“愛”！

你底“愛”在我胸裏，比你生前還要強烈，你死了三年餘，你底影子在我腦中，比你生前還要深刻！

我真不能再思念你了！也不能哭你了！這幾年來因為思念你，哭你，我自己應做底事一件都不能做。我今把思念你底責任交給“沖積期化石”！

爸爸！我以後再不思念你了！我以後再不哭了！

著者 一九二一年九月

—

“偉哥！我今晚由海水浴場回來，接到你前月十五日發的，勉勵我，安慰我的那封信：我很喜歡，很感激；不是真心愛我，時時刻刻思念我的偉哥，能夠這樣誠懇的教訓我麼？

“但我對不起偉哥了！辜負你勉勵我，安慰我的一場好意了。我像一塊均質性的（Isotropic）破碎石片，無論你拿如何強度的十字聶氏柱（Crossed Nicols' prisms）來檢查我，都不能叫我發生出別種彩色，無論何時，祇是一片黑暗！

“偉哥，你常拿‘爲國家，爲社會’的話來勉勵我；實

在有點兒像我們在化學實驗室裏定性分析的時候，用過量的安謨尼亞溶液， (NH_4OH) 去洗滌氯化銀和氯化汞的沈澱，以後雖加硝酸，也不會生反應了。老實說，我不單對國家，對社會，再沒有盡力的勇氣；就算自己一身的不顧唐，都沒有能力去圖恢復。偉哥，——我以前也好像對你說過，——我在這世界裏，簡直像沒有知覺的動物，——一般的動物，對於環境的寒暖苦樂的感觸，比我還像銳敏些，我是像最初期的，和下等植物沒有什麼明瞭的區別的原生動物“阿美巴”(Amoeba)——還有什麼功過可論，還怕社會的是非褒貶呢？

“我在日本，實在說不上有求學的資格，——政府也不見得真心誠意的望我們求學，——不過帶上一套假面器，和真的朝勤暮苦的一班人，在狂潮激浪裏爭飯吃！索性說明白些，就是靠這每月幾十塊錢的官費過活罷了！

“偉哥，你對我的同情，我並不是不知道感激。不過我要放肆說幾句話，偉哥對我的滿腔同情，恢復不了我的逆境，醫不了我的飢寒，就算對我一個人能夠，這莫大的世界裏，像我一樣可憐的，——不是，比我更可憐的人，不知多少，偉哥有多大能力去安慰他們，幫助他

們呢？

“昨晚上很好的月亮，我在這海岸的小市場裏看夜市。我看見一個很衰老，很瘦弱，很可憐的村嫗，坐在道傍哀哀的痛哭。她的目的不過想來往的人，給她幾個銅錢，——我信她沒有奢望，她也不敢有更奢的希望。——但我站在傍邊，守了半點多鐘，來來往往不知過了幾百幾十個人，不單沒有一個人給她錢；我覺得來往的人的臉上，還現出一種討厭她哀哭的樣子。——或者偉哥要說是我的神經過敏的直覺。——祇有一位年輕的女子，她到底比其他的人慈愛些，過的時候，聽見村嫗的哭聲，呆呆的站着看了她一會，祇說了一句：“可憐！”後來還是慢慢的跑了。我想這年輕的女子，憐憫村嫗的念頭，也不過一時的發作。這憐憫的念頭，怕要跟她離開那村嫗的距離和時間，成反比例的，漸漸消滅罷！偉哥你不是要像那位年輕的女子麼？你能夠說在寫信給我的時候，和寄了信之後思念我的程度，完全一樣，沒變更麼！……”

我三年沒有歸省，今年暑假回來，家常事務，百端待理，所以我在家裏一個月，覺得比在學校的時候還要忙些。我的日課，——我每晚上要做筆記——也斷了半個多月了。現在七旬休假，就要滿期，家裏的雜務，也漸次清理就緒，我便檢

點行裝，打算日內動身再赴日本。我的日記也由今天重新繼續起來。我正在想，我的日記要怎麼樣的着手開筆，我的姪女兒，——很會討人歡喜，今年才六歲的女姪兒，送了一封信來給我。

“叔叔！郵差才送來的，祖母叫我送給你。”

這封信就是我抄在上邊，我的好友章鶴鳴由日本寄來給我的。他信裏面寫的雖然是一篇牢騷話，但是有好些道理在裏頭，所以我把他抄在前頭，做我這篇筆記的緣起。

二

我接章鶴鳴君的信後第三日，我已由鄉下出到廣州來了。我在廣州住了兩晚一天，訪訪舊友，探探親戚，買些途中要用的物品，和送人的禮物，到八月二十一晚上，才搭晚渡到香港來，到了香港之後，一連等了三天，都沒有輪船開往日本。我只好株守在旅館裏納悶。

章鶴鳴信裏的話，果然不錯。我這幾天在旅館裏果然沒有思念及他。我思念的，第一是在家中病手的爹爹。其次是日夜勞動操心，我在家裏，沒有一天不和我說辛道苦的媽媽。又其次我的天真爛漫嬌小可愛的姪女兒也思念到了。在

家裏祇會吃煙賭錢，不會理家的哥哥也想到了，天天和我媽吵嘴，叫我媽生氣的嫂嫂也想到了。在中學校裏不喜歡念書，祇喜歡淘氣的弟弟也想到了。最後我想到的，是在蓬萊山裏天天望我快回她家裏去的澄雪。——我以後才知道我想錯了，她並沒有望我早些回去。——我思念的，是我住在她家裏的時候，每天下午我由學校放課回來，一定送一瓶開水到我房裏來和我談笑的澄雪。

讀者到這裏，或者要疑我對澄雪有什麼曖昧的事。其實我和澄雪，還沒有達到‘愛’的程度；因為一來她的年紀還輕，——她祇十六歲，——不解戀愛是什麼；（這我又猜錯了）二來是我的境遇禁止我和她談‘愛’的問題。我常常思念她，是因為我住在她家裏半年來，她伺候我很周到，待我很懇切，並且她那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胖胖的一雙玉手，微微的一副笑顏，實在令人生愛。我想她的倩影，在我眼球裏的網膜（Retina）上，永久不會消滅！我想到澄雪，便聯想到她的弟妹。她的弟名叫壯一，是個十多歲的小學生。她的妹子卻有兩個；大的叫妙子，年八歲，和他的哥哥同在一處小學校上學，小的叫玉枝，才五歲，比我的姪女兒又另外有一種可愛的美態，如果叫我勉強說出他們可愛的美點的區別來，我祇好說一個是大陸美，一個是島國美罷。

我認得澄雪，是她的弟壯一介紹的。我前年住的館子，正靠她家後園。我每天由學校回來，放下書包，就到外邊散步。若是壯一也放了學回來，一定向我鞠躬，脫帽行一個禮，跟了我來登山玩水，常在一塊兒頑。我因為愛他天真爛漫，和他要好起來，做了一對忘年好友。但我的同學都嘲笑我，說我並不是真心愛壯一，不過看中意了他的姊姊，推愛及他罷了。我覺得也有點道理，辯駁他們不下來。不獨友人，就是壯一也知道我喜歡他的姊姊，時常當我在面前的時候，取笑他的姊姊。有時候我和澄雪在路上遇見，想要說幾句話，壯一偏要從傍說出許多不倫不類的可笑話兒，把我們來開心，弄得我和澄雪，不過點一點頭，彼此臉紅紅的跑開。壯一那時卻哈哈的大笑。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和壯一傍晚散步回來，澄雪正在我住的旅館傍邊一塊草地上站着和她的一位女友談話。壯一看見了，便高聲的叫起來，跑到澄雪面前。

“姊姊！謝先生在這裏，你昨晚不是說想會他麼？快去快去！”

澄雪登時滿臉發紅，低聲的叱罵壯一：

“討厭的東西！一點也不顧忌。”

壯一又跳了回來我旁邊，

“謝先生！我的姊姊在那兒啦！”

我這時候，也和澄雪一樣的臉熱難過，勉強向澄雪點了一點頭，澄雪也笑哈哈的向我鞠了一鞠躬。我臨去的時候，聽得澄雪帶笑的罵她女友，

“你不要胡說！我也才認得他！”

後來壯一常常聽見我問他姊姊身上的事，知道最能打動我的心的，就是談他姊姊在家裏的事給我聽。他告訴我，他的爹爹去年買了一個風琴給他的姊姊。他又告訴我，他的姊姊每天下午要教她的妹妹們唱“飛螢”和“鐵道歌”。他又告訴我，他的姊姊剪的紙花兒很好看。他又告訴我，有一天他的媽不在家裏，他的姊姊去代她媽弄飯，把飯燒焦了，他媽回來，把她罵哭了。壯一有時候還要故意編了許多謊話來哄我，或者有什麼事要求我時竟借他姊姊的名義來做外交手段。有一次，壯一看見我新買了一冊載有很多美麗照片的雜誌，想借到家裏去看，第二天便跑到我寓裏來，

“謝先生，你那本雜誌不讀麼？姊姊想讀，要我向你借。”

我不相信日本的美人外交政策，也在小學校裏，當做一種教材教授小孩子們！我們中國的小孩子，若和他說句笑話，叫他做舅子，他不但不喜歡，或者馬上要和你吵起來。這是中國小孩子和日本小孩子的區別！

到了第二個學期，壯一家裏住的一位日本學生搬了出去。（日本尋常人家裏有了空房子，便貼招帖招外人進去同住，叫做貸間。住貸間的，多半是學生）。壯一硬要拉我到他家裏去住。我自然情願。住上了半個月，壯一便有點後悔，不應當拉我到他家裏去住。其實壯一是錯疑了我。我自己想愛壯一的心，實在一點兒沒有變更，不過到他家裏之後，對澄雪又另外有一種交情罷了。由壯一的眼光看起來，總覺得因為有了他的姊姊，我和他到外邊去頑的時間，減少了許多。所以壯一時常和他的姊姊吵，好叫我知道他是不喜歡他姊姊的，要我和他取一致行動，攻守同盟。平心而論，壯一的外交政策，到底失敗了。

三

我悶住在香港，過了三天。到廿五那天下午後，有一條開往橫濱的日本郵船。此時暑假快要滿了，同船回日本上學去的學生很不少，就中我也有好幾位認得的。這郵船是由歐洲回航，不像美洲濠洲航路的艙位有中日的區別；所以也有日本搭客混在我們裏頭來。我占的艙位，一邊是一位回日本去的女留學生，和她的幾位同伴；一邊是由南洋做苦工回來

的幾位日本下流人，口不擇言，喝了一兩盅酒，胡說亂道的，說了不知多少下等卑鄙話。在我右側占有艙位的陳女士，——是後來才曉得她的姓——是很懂得日本話的，我看她聽了那些下流社會的話，很覺得難過，所以她除了吃飯睡覺回到艙裏來，以外的時間，都在艙面上眺望海景。和我對面艙位，有一位極趣有，和他談談可以解悶的妙人。他是法國工人，年紀約略有五十前後，由西貢往橫濱的。看他好像很窮苦，所以和我們黃色窮鬼同搭東洋人獨有的三等大艙。（西洋人的生活程度，本來比我們東洋人高，決不搭我們搭的三等大艙。我不搭西洋人的輪船，寧可搭日本船，也有個道理。因為西洋輪船沒有像日本輪船一樣的三等艙架。若搭西洋輪船的大艙，要席地而眠，艙板的振動，直接傳播到我們腦裏，痛得可怕，並且西洋輪船的辦事人，不把三等搭客當做人類看待，簡直當做牲畜和貨物一樣的管理。祇有日本人的生活程度，和我們不相上下，也多搭三等的，所以日本輪船特別設備有載人類的三等艙架。在大艙裏，不單可免貼艙板而臥的辛苦，且也比西洋輪船載牲畜和貨物的大艙清潔些。我國航業還沒有發達的期內，由經濟上，衛生上看來，日本輪船的三等艙，實在排斥不得。）這位法國先生的鼻孔和嘴唇中間，雖然蓄有韋廉式的鬍子，可是身材很矮，又臃

腫得難看。時時用左手去抹他的鬍子，右手去摩他的巨腹。他的鼻尖已向水平突出，占了空間的部位不少，他腹部向水平突出占的空間部位，還要來得大；我心裏暗想，若由他的鼻尖作一條直線，連結他的腹；這根直線，和水平作的角度的餘弦，一定快要等於二分之一。他遇見我們，便嘻嘻的笑，不懂中國話，也不懂日本話。祇把他在南洋一帶學來的，沒有文法的英話，向我們交談。我們會說的英國話也有限，所以除了 yes 和 no 之外，實在沒有許多句話去應酬他。

輪船展了輪，出了港口之後，速力漸次增加起來。我們安頓了行李。都出來艙面上眺望海面景色。回首望那繁華鬧熱的香港，早已朦朦朧朧的伏隱在海天界線裏面去了。眼前看得見的除了深碧色的海水，黃金色的夕陽光線，和青天白雲之外；沒有可以做我的筆記材料的。我祇好在這艙面上，左探右望的去覓材料。到了後來，才發見了兩三位初赴日本——不知去逛的呢，還是留學——的學生，還沒到日本國境，早把在香港所買來的，長短不稱身的日本道袍（和服）穿上，趾高氣揚的，在艙面上走來走去；害得那位法國先生趕快跑來問我，

“Are they Japs?”（他們是東洋人嗎？）

也害得我沒有話去答應他。

四

我曉得占有我隔鄰艙位的女留學生姓陳，是在艙面眺望海景的時候。初到艙裏，彼此早招呼過了，說過了幾句應酬話，不過還沒有請教姓名。此刻在艙面遇見，自然要點一點頭，行個禮。我真喜歡不盡，陳女士竟走過來我旁邊，向我攀談起來。我想我應當把我初次和陳女士的談話記錄起來，因為我聽一位研究哲學的友人說，“我們飄泊的人，遇見的朋友很多，那能夠一一和他們結親密的交誼，時時通信。但我們萍水相逢，常有一夕話的交情，遠勝舊交百倍。到了次日，彼此分飛，一生涯中，難保有再會的機緣，所以要把他們向我所說的話，留記在筆記裏，後日常翻來看看，就和看他們的像片一樣，做個永久紀念。”何況我和陳女士，十餘天同舟東渡，所談的話也不算少，可以不留記在我這筆記裏做永久紀念麼？

陳女士站在我面前微微帶笑的，

“先生貴姓謝是麼？我好像在先生行李面上貼的名刺上看見的。先生貴邑那一處？我們怕要是鄉里。（粵語稱同鄉人作鄉里）”

我告訴了她，我是那一縣的人。她又問我在日本進的那一間學校，我又告訴她知道了。她聽了，很客氣的稱讚我所進的學校。我此刻也就轉問她在東京的情形。

“我在豫備，這回出去想進那邊的女子醫學。”

“高等女子師範不好麼？”

“不易得考。謝先生不贊成女人學醫麼？”

“不單女人，……”

“爲什麼呢？”

我此時且不答話，從衣袋裏取出洋火盒子，和一枝雪茄。

“先生也吃煙麼？”

“女士不喜歡煙麼？我是可吃可不吃的，照文明的禮節，本不應當在女子面前吃煙。”

我那枝雪茄末端才起了一二點火星，早掉在海裏去了。陳女士伸手想要攔阻，再也來不及了。

“對不起了，謝先生！我不應當多嘴的！真對不起了！”

“那裏，我是沒有癮的，我本不想吃的。”

“說出來恐怕謝先生笑話，我也學吸雪茄呢。”

此時我看見了陳女士不易給人看的兩列蛋白色的真珠齒。

“我還要請教先生，爲什麼不贊成學醫。”

“我有一位道德學問都很高尚的友人，他也志望學醫，